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夷君長百十數夜郎最大

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

其西靡莫之屬百十數滇最

大

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

自滇百北君長百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此皆椎

結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魁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

師百東北至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名為雋昆明

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

南寧州諸縣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

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雋百東北君長百十數徙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黎郡徙

音期作音材各反

自柞百東北君長百十數冉駹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危

俗或土著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駹百東北君長

百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百西

師古曰黔中即

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踰者楚莊王苗裔也。踰至滇池方二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

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呂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眾王滇變服從其

俗呂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

直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燹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

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禺南粵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首短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

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禺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

廣百餘步足呂行船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纛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舫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呂漢

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厚賜諭呂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

邑皆貪漢繒帛呂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呂

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呂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貢父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便其子為令猶今之司也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

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今自保也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

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

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

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

我大師古曰當羌漢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

盛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曰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是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

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欽取其老弱也且首子餘反

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

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車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曰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祚

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曰邛都為粵嶺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

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曰粵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曰兵臨滇滇王始

首善曰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曰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西南夷君

原又曰多滇字。滇舉國降。滇字多原。又注。不當在。天子弗誅下。

長片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

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

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

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

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後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歲音隔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丁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

等議者曰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迫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

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土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

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爽復守和解師古曰選爽性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

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侯得救獵

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狂勃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

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選任職太守往

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已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

不曰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宗本言皆木不生也

曰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

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論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

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

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曰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

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

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

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院為壘立使奇兵絕其

饗道縱反間曰誘其眾師古曰眾音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音讀曰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音讀曰趨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讀曰戲

音許宜反又音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

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

賊復曰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

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人為左曹衛將軍護

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曰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音邯

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

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曰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

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熊音康

曰莽收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

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

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嶲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降校作解
俞宗本愈

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

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呂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適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教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

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

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

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也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

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曰法誅秦所置吏曰其黨為守假師古

曰今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

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

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

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師古曰隔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

日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慮會暑

溪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

巨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

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史記注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
三歲越地至三歲元
秦本紀始皇三
三年略陸梁地以
為桂林象郡

高林至春秋左
桓公二年傳曰
置列室杜解例
室象子也文公
十二年傳曰趙有

非正嫡也說非
按既曰眾子非嫡
嗣明矣相注並
行不悖也

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

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呂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華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五廉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

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

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

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關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呂問吏吏曰高

皇帝所臣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音隔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

呂為大得王之財不足呂為富服領呂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呂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駝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

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呂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

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寧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以上先慰其心以
下乃責以去帝號
詞氣諷然感而不
猛

曲禮七十大夫自
稱曰老夫

今粵中鐵冶是
良與當時異

羊師古曰羊井中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自呂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師古曰風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呂自高與師古曰

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呂伐

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陲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

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

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呂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曰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咬

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

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儀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蠹食桂故味苦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

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呂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音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

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義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論約制為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呂降於是罷兵天子

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呂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史記作建元四年

卒徐廣引皇前

亦不詳漢與已年

-5 118 35 925" data-label="Text">

年佗蓋百歲矣

史記作其西頭略
裸國則肅者羸
之訛也注非
以下又見其力且以
極強一時非畏漢
大將服于文帝之
德也屬粵四十九年
以下既見與粵人
上下端固身雖老
至猶自精強能
用其眾直對帝
聽樂移其之語

史記作建元四年
卒徐廣引皇前
亦不詳漢與已年
年佗蓋百歲矣
瀟湘曰景越佗嘗
帝九年已孫處粵
早九年曆文帝于
三年景帝十六年
至武帝建元四年
凡四十年即以子
為龍川令二百十
餘歲矣

錢徽恨不早聞
此言天子其
肯但已才故曰
月出燭火息

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曰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曰休好語人見師古曰休誘也
不可被誘休以

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
臧其先武帝文帝壘李奇曰去
其借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
嫪音居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論師古曰風讀曰
諷諷論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旨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人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
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
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
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二歲壹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

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
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

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
音竹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

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三連親婚也晉
灼曰秦玉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
愈勝也王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

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呂激怒使者使

時南粵尚用肉
刑也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

后怒欲縱嘉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師古曰誅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師古曰誅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呂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參曰師古曰誅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人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師古曰誅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

日類川鄉縣人也鄉音爽奮曰呂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摻樂將二千人往入

粵境呂嘉廼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

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呂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

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

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

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然後誅滅也未至番禺四十里粵呂兵擊

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

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道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

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牁

湟水史記作匯水水徑以為桂水也海海徑謂湟水徐廣曰湟水名匯水出桂陽通四會古曰湟水也桂水其別名矣

取帝作奴

原父曰推粵
錄以粵多一
粵字

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

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曰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

迺為營師古曰設官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

相招諭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歐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歐與驅同遲旦城

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連音丈曰嘉建德曰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

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

侯師古曰校之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

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

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將畢取曰軍降為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瞭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歸一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安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曰其地

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爨陟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曰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

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

并天下廢為君長曰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

搖率粵歸番禺令吳芮所謂番禺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禺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

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曰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

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

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

史記注徐廣曰騶
一作駱然則騶駱
之名其以此乎

按朱育云漢滅東
越以為治治之為縣
在國滅之後又其
盡復故領于會稽
之東郡都尉各
後日之名書之

通用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曰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

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

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

常不足曰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

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

舉國徒中國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曰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

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

族謀曰王曰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

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滅國乃止今殺王曰謝天子天子罷兵

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殺王音初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

大焉迺曰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

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曰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

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曰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曰

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

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原父曰六尚作中郎將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

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

郎中將在中郎將是

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

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樓船師古曰錢唐會稽縣古斬徇北將軍

也橫姓終古名也橫音袁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高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籀或作籀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王陽呂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呂其

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

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二名教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卯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嬰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呂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多東名

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

師古曰下邳音邪於是天子曰東粵陘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軍吏皆將

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

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沮水為界師古曰沮水在樂浪縣音普益反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

也滿都王險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

許之曰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箕子後已滅于燕矣

涉何多事謀也
計當以為戒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元傷子死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

韓之國也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論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

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

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

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

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

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

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

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

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言故兩

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

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今兩將圍城

又乖異曰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曰

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曰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

滅吾軍遂亦曰為然而曰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

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戲同并其軍曰報天子誅遂左將

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煩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

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

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

子名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

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師古曰濼音濼陶為秋苴

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曰父死頗有功為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曰

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

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

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

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散者也懷來也言有離散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此已為隋煬帝唐太宗室其派矣

黃云班氏... 善矣... 情見乎辭... 者孰不為之感... 易乎。

此已為隋煬帝... 唐太宗室其... 派矣

誅字以史記改注本亦作許

涅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
已後分為下卷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曰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

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巨玉門陽關孟康曰關皆在敦煌西

則限巨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真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

不增減皆已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

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波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

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反有城

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涇渭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

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呂西師古曰呂音鈴初置

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煌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呂給使

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數國及破

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呂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

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

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動

靜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

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如日五五矣
兩關玉門陽關也

日逐王既降故匈奴無復僮僕都尉

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

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

近者始曰姑羌。孟康曰姑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

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

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

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

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陞。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

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

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畧反。其字從卍。卍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

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

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律音丑成反。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姑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

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

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自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

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出陽關自
乃以

鄯善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

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簿戶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呂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

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

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為匈奴反聞師古曰聞音居竟反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

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呂賜外國

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呂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也傳詣闕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

為鄯善為刻印章賜呂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介子傳中六作安
歸則嘗字傳寫
之誤

魏書西域傳且末
西北方流沙數百里
夏有熱風為行
旅之患風之惡
老駝和之豫即鳴
而聚立埋其鼻
於沙中人每為候
亦即將壇擁蔽
鼻口其風迅駛
斯頃過盡若不
附者必至老斃

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
士四十人田伊循已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
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已往皆種五
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
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
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師古曰打音鳥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
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
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

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
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打
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打音鳥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
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
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
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七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
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

里今名寧彌師古曰鞬音居言反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二將一作

李之漢人所窮
河源如此
此西海即水經所
謂雷音海也

安漢云天萬即
天竺也即身毒
國

後書於西夜國下
載地生白草有毒
國人煎以為藥傳
箭鏃中即死乃
別一種毒草與此
乃前堵羌西謂白
草不同

人知于聞不知西夜
後書云西夜國一
名漂沙漢書中誤
云西夜子合且及國
今各自有五

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
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
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
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

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
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鳩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擊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
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東二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
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

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為
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也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為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一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
通巨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東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

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仲馮曰按媯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而在都護之東而此源勒于闐難境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媯羌相接必誤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四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二百三十里南與媯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即所謂釋種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呂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椶梓竹漆師古曰椶音懷帥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孔爵虎魄流離
字皆當以此據今
所行者乃六朝以
後人妄作也

及忠事願類傳
分予不聞國賞

錫曰為犇市列師古曰市有列 已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

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爵師古曰打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爵賓大 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

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

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呂眾藥灌而為之尤虛

脆不貞實 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屬賓自已絕遠漢兵不能至

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

赴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屬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 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已絕域不錄放其

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

逆師古曰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已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

懷服凡中國所已為通厚蠻夷感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

曰比近也為其上壤接近能為 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

呂安西域師古曰鄉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 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師古曰累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

賈賤人欲通貨市買已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

更故分而持之 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已自贍師古曰稟給

也刀斗解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

李云欽此論正矣

卒終也

比音頻寐反

師古曰鄉

師古曰城郭總

師古曰夜有五

師古曰稟給

師古曰餒飢

師古曰餒飢

師古曰餒飢

師古曰餒飢

師古曰餒飢

師古曰餒飢

李以道字屬上

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曰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什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糜碎師古曰糜散也隊音直類反糜音糜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百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

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

計遣之不能即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

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犬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與撲挑西與犁軒條

挑一作挑

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擊讀與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

之臣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自條

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

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者兩角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

黃有頰頰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後視也俗重安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

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呂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

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昌郡共被國親日

魏書曰波斯國古條枝國也氣候暑熱家自藏兵出馬大野與驃往有日行七百里者鳥形如鸞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肉不能散火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十三月一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名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十日各祭其先死者後書西域傳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鹿而無角則非天鹿也

月星長中國無
異而前史云條支
西行百里日入處
失之遠矣。按條
支西行百餘里
方近日所入處相
去無慮萬餘里
固不啻其自彼
觀日月與中國同
也安漢以日力重
而謂其失之遠
未詳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
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
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頭及膺身蹄以橐駝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
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
徒書皆橫行不其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
聯也音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曰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
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對言其隆高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

後之耶律大石似之

既不屬都護而意
漢使者稟當宜給
之義與共供同
後書五部翁傷
休密靡靡貴霜
所類都密其後貴
霜翁侯正就印改
威四翁侯王信安
因号貴霜王信安
息取高附地諸國
稱之皆曰貴霜王
漢本其故号言天
月氏云高附附在
月氏西南之大國
屬無常天竺屬
宿安息三國種
則得之約則失
之而未嘗屬月
氏漢書言以為五
翁侯數非其言
也後屬安息及

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本居敦煌
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
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
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
曰同受有五翎侯師古曰翎
節度也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師古曰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本自
皆屬大月
氏俱接上
五翎侯

月氏破安息始
得高附
附在大月氏西六字
落應增在西字
南字上

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

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

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慝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慝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

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多熱夏音則他別居不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

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

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

自己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

時非呂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呂失二國也漢雖皆

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呂今言之結配身孫竟未有益反為中

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音徒濫反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故為無所省呂夸旁國

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自之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為高自以事漢為大舉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呂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

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三郡八國皆苦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小則為結配烏
孫大則為宣和
海上之盟矣

隱作匿
下同

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

十餘萬師古曰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

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庚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

五曰輿鞬王師古曰輿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輿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

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千

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

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俗者酒馬者目宿師古曰宿音讀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張騫始為武帝言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

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曰請宛善馬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

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罽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

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至自曰下至屬康居俱接上有小玉五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林蔡音于曷反後歲

餘宛貴人曰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語字相與兵殺昧蔡立毋

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其物因風諭曰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颯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日宿種歸天子曰天

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曰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

其人皆深目多須順善賈市爭分銖貴如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曰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曰西至安

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畱苦師古曰不敢畱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曰然者曰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

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同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領西去長安萬二千一十里戶三百五

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

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

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

與蔥領屬師古曰屬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二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本塞種也

自唐人以前大賈皆西域胡人

使持一信則古人亦不皆以信為人

安漢云即身毒也明帝迎佛在前班傳曾不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二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
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
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
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
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呂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
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
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
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
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楸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楸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植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

曰故謂舊時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纒羈屬屬於匈奴也

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呂公主與為昆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此於前年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虞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呂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呂自備國分為二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論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四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呂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人公主受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呂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左遠託異國今烏孫玉穹廬為室今旃為牆呂肉為食今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漢雖用伯道
不願禮義至此

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

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騎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已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已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已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

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

光皆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已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已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已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已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已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先迎取聘則是
貪得其馬羸
矣此舉奪國
莫大焉

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烏孫言而遣嫁也。

主上迺召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賜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狂，正下之。

李云漢法嚴如此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項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詈。師古曰：粹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曰：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曰：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嫫。師古曰：音了，嫫者慧也，故曰為各。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

漢通志今齊人水工徐伯未注謂表記之今之樹標是

漢之解夏唐
之太和皆歸骨
故工

馮燎再定烏孫
勝解夏主建矣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畱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弱
師古曰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彌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曰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
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有
無為弟曰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巳兩校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八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召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師古曰勿入昆彌
校中恐其相擾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
翁歸靡時也

小昆靡末振將恐為

詔下無
馬字宗

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

日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雖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師古曰末振將弟卑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兼并藉借也

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二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馬

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

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谷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今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

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

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犬都尉丞輔國

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烏孫以得並匈奴為榮也

烏孫之議以蕭望之為當史家

於書此為語戒深矣

魏書云俗多淫置女市販男子錢入官

二千作二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于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師古曰、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已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已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乃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織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已為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遺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已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益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已威西國輔自採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燹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李三陸象山有武帝優於文帝之論云於武帝末之效雖於虛耗之報而損之數有不加輪臺之哀三帝三王之心我於武帝末年之詔見之雖然使帝諒存三帝三王之平生所為皆宜自詔何特貳師喪敗為可悔哉雖悔而猶

提注作接

有恥悔之心焉推其詞指當見之以此便為優于文帝之次欲窺堯禹用亦好奇之論也景文帝復得並大真將然未嘗窮兵卒失漢過不見之言豈肯頭風帝之悔象山妄語不足辨也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飲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之食不足不能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斯留甚衆師古曰斯留言其前後離不相逮及也斯音斯曩者朕之不明師古曰臣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句故言也句之與也若汝也之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欲臣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

參曰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迺者臣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謂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臣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臣為欲臣見彊師古曰

曰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公張也視亦讀曰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著皆臣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彌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也彌山山名也彌古哀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此

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彌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繆不效也重合侯師古曰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上臣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

渴師古曰能音酥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畧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

下非所臣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臣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且匈

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臣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臣皮肉為利卒苦而燒火乏失亦上

又云辛苦若此遣獵不得以時聚集於闌出之人無以謀察之注說非

又云見傳馬非祥六非弱

李云回護

師古曰食讀曰飲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之食不足不能 師古曰斯留言其前後離不相逮及也斯音斯 師古曰與讀曰 師古曰此 師古曰繆不效也 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畧并自離散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 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 師古曰 孟康曰其 易也此注

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邊塞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

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

師古曰既不土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呂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對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

秋為富民侯呂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

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

臣屬於漢龜茲何已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呂杆彌太子賴丹為儀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

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呂便宜擅發兵也

合五萬人

攻龜茲貴呂前殺杖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

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

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

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

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呂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

師古曰琦音奇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

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

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千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干婁谷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四十一口二

仲馮云下國字當作谷

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

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毛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

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

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

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一本將上有左右二字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

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

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

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不為城治也

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

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

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

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

曰鄉讀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

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

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

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

天漢二年呂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

侯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

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

增凡五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已

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

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師古曰熹將免刑罪人田渠

犁積穀欲已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秋收異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

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斬首略其人民，呂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畱一候與卒二十人，畱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呂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呂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係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

開曰河山

師古曰開隔也音居竟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曰：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畱不遣，遣使上書願畱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呂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呂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曰：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

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戍已校尉徐普欲開呂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

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道當為挂置。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

原父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及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遣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

第使妻子居
文當云烏孫遣
其責人將詣關
原又曰官道
謂柱置者新
道出車師後
王國則漢使
往來後王主焉
之供億故心不
便也柱置猶言
儲侍矣

不曉曰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
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

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曰牛羊昧

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噉師古曰噉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己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父

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己

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謝罪執二王曰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曰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呂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麥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

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巳校尉刀護聞之

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各埒音婁

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蓋率一國之眾也是

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刀護病

遣史陳良屯柘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

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鈔反即將

兵上疑脫支字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燧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難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雷置不殺也止畱戊巳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呂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

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呂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

曰賁後三歲單于死弟烏梁單于咸立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

護者芝音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危

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廼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

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閒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

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剡胡子鄧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

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于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

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廼

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呂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瑁音代

黃云班氏之言
是也武帝通西
域其說謂他河
奴之援西域諸
國皆小邑聚
或不遠百戶實
不能與匈奴相
進退

二年作三年

通西域城郭諸國
與收河南地置朔
方郡及開河渠
案之地不同乃
時浮說勞敝中
國而無實效者
也此實亦洞悉
邊長計當匈奴
傳書並書恨
太宗不無復之
耳

其去隋煬帝蓋
間耳特養民五
德澤深厚非楊
暴盜得國以峻
強劫天下可比
天資高異煬帝
之愚復賴有晚
之悔故僕存而
亡之史家備書
亦足以為世炯
鑒矣
李云此段詞意
頗與起處句失
援相矛盾案
處乃叙當時商
算之誤至此孟
聖乃斷以己意
而言光武所得
并於孝武而失
示後世當謹守
此意勿復蹈前
漢覆轍也傳
中既載成帝時
都護郭舜語已
得西域要領
揚子孝至焉云
龍堆以西大漢
北鳥夷歡
蘇林方王師漢
家不為也罷
通西域事均
如史文論皆本

通西域城郭諸國
與收河南地置朔
方郡及開河渠
案之地不同乃
時浮說勞敝中
國而無實效者
也此實亦洞悉
邊長計當匈奴
傳書並書恨
太宗不無復之
耳

感枸猶竹杖則開牂柯越嶺師古曰檇音短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

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西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群食於外囿師古曰巨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

一以甲乙次落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百饗四夷之

容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百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

謂寶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

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自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

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

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及賂遣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醖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己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己未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陁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已為此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馬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馬字衍

教作散非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人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故引之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

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請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

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健仔姪娥俗

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係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猶言奔奔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子字或從如其

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師古曰除皇后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

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取少上造第十五爵美人視二千石比

少上造師古曰一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取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

五官曰下葬司馬門外師古曰單音善又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又音甫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掌亦象外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不絮也其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上家人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莫常與死

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及亦次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趙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事林云常與死為伍言濱於死也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

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今韓也瘖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畱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丞相

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惠為太子

師古曰連音直二反解在高紀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

師古曰今太后視爭已自如太子然言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

師古曰泣謂淚也畱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丞相

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孝文既知如此何
因致遺之以危患
孝悌哉
又云安劉之功於
是為大故邵子
並稱周勃霍光
云

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師古曰

曰恭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音土來反台弟產為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

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

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言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

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

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

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

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

本牢甚師古曰然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曰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置也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李云皆以非孝惠
子誅此處不能
無過
按前所立者自呂
后時已出死此云
少帝恒山即恒山
王一人呂祿亦并
誅故云獨置孝
惠皇后

呂成公云卜相
不驗者姑勿論
此其尤驗者其
禍福何如也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曰其國為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曰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原父曰致園邑致宜作置

李云外戚族之始案始子封呂公為臨四侯

家長丞曰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迺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曰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一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

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曰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曰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上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迺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上喚反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算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首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自脫免也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憶師古曰憶憶謂憶也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丞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已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

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呂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原父曰王元書作臥炭下炭字為是原父曰曰亦作曰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尊金氏金氏怒不肖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

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嫉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有父曰怒謝長主不許長主內少公字

姬子

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日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下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姁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呂成公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請字從宗刻呂集增

有父曰子謂俗者名也稽先生記云文某邪則此女有名

仲為共侯

師古曰共讀曰恭

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

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

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

堂邑侯傅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二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

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

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

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

師古曰侍音侍也侍音丈紀反

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

師古曰說皆讀曰悅

陳氏以巫蠱事廢衛氏即以巫蠱事滅此天道也
即實太主所獻長門園

按長廊有牀而周迴者曰軒此軒中蓋屋也豈有帝方宴飲時上車更衣者乎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尚王也時於軒中侍帝權主衣裳軒中得

幸師古曰軒謂軒車也今車之施轆者還坐驪甚賜平陽王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循之也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

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皆襁褓中皆

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稟騎

將軍青為大司馬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勇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立也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

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

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興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

師古曰瘞猶也桐栢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闕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

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師古曰非不希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

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

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

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何不用鉤弋乃使倡附庸乎漢大臣寡學至此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始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帝師古曰
曰媚與情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獻欬而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獻音虛欲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且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且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全反又讀曰戀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且后禮葬焉其後上且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否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

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下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媵兮師古曰媵美也連娟嬌弱也媵音五媵音一至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伴同伴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

芳香非喻夫人也潛音千感反淚音良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曷託沈陰以曠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翺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莢以俟風兮芳雜

新宮即該帷帳也

襲以彌章李奇曰獲音敷孟康曰發音緹華中齊也夫人之色的容與以猗靡兮縹

飄姚虜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成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

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晉灼曰

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狎之驩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郎反驩接狎以離別兮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衰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躊合韻音丈預反執路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以日為喻

故言西征師古曰亂理也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嫉如鬪茸將安程

音丁曷反師古曰亂理也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嫉如鬪茸將安程

兮師古曰言嫉如鬪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鬪茸衆賤之稱也鬪音吐獵反其音人勇反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弟

子增欷洿沫悵兮應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涕洟也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洿言涕洟集覆而下也師古曰沫音說是也悵悵悵也洿音烏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也嚮不虛應

亦云已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嫵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

被歎歎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二輔謂憂愁也嫵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

知上必感念之也師古曰慟慟哀愴之意也慟音劉慟音栗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去彼昭昭就冥冥

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也復音扶目反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攀上自披之手即

時俛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

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鈞弋宮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長安二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鈞弋子任身十四

月適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適命其所生門曰

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
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捷仔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美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十俗人憚為女陵後上

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捷仔為皇太后發卒二萬

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
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兩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欲反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

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言未卒泣數行下上誠實也

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
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

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
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

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實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
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

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

詔使侍主故燕
王旦得為請爵
號此霍光不學
失之始也

易錫曰塔子時已燃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健仔安為騎都尉
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
百尸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塔飲大
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
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安官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
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
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

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也今臣與陛下獨

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

患師古曰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

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此百世之

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

后呂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預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

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終多

其帶服虔曰窮終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皇

綉古袴字也窮終即今之觀襦袴也今音力征反觀音下昆反

又音又字

觀廢昌邑時言動
昭帝之世也

原又曰元帝
尊上宮為太
皇太后宣字
詡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
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元謀為宣
當劉說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
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曰元鼎四年入
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
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曰附史
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
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曰舊恩封長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曰功德封武
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師古曰廣功蠡音禮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
廼始婦師古曰廣功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
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
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縑也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

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惶急將

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某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

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

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白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簡言在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曰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

見翁須與歌舞音必寐反可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

畱視翁須媼還音必寐反小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音必寐反刀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音必寐反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後宣秦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

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音必寐反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音必寐反呂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家室置

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

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吳太子傳之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邑奉守改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輦音必寐反呂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

人也索音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引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山客反師古曰殿中廬祭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與廣

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齊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質坐下刑呂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

後也幸得呂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海反臨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嗇夫有女適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關內侯師古曰關內侯書本或無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如婚重音直用反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倖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蟻晉灼曰儀向也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倖仔為皇后既立

霍光吕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行入宮也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闕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吕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弒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吕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于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天故犬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

光柳廣漢此
顯之邪謀所
由生也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毒明除去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九呂飲皇后晉灼曰大九今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滿崩師古曰滿音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言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効不道顯恐事急即具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其尤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

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

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呂延壽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

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師古曰謂縫作衣也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卑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巨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

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曰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師古曰顯與專同顯房燕

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宣帝深況如此

被作補是

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呂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
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監州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呂功伐封侯居位宣帝曰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
音戶反及淮陽憲主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孝宣王皇后
后提

兩王舜皆外戚

兩王駿

兩王章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
生故曰許太子幾為
 霍氏所害師古曰幾
音巨依反於其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
 為皇后令母養太子白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
樂光而別為
墳王后陵次宣帝
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
讀曰贊惟邛成共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項侯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

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恭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恭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六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棄故選嘉女曰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召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呂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後說是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

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

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實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曰吏職自繁師古曰繁古累字也

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

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

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糲音刺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

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滄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安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

之誅不足曰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

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

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一帝奢儉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一帝奢儉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師古曰

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

備因云詔書不許也師古曰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

劉子政初亦攻後

勝師古曰宮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巨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

也音于高反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流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若謂如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明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妄遺賜人於事

則可而后上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

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故時酒

上言衣服下言遺賜似當以發字為讀古詩妾薄命出此

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宜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眾

多不可勝呂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侯待也自見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曰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白漢興

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諸侯

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襄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內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官樂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

鄉皆嚮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當何日塞之師古曰微無也猶言

也塞日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

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皆明也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鈎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城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眺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眺音桃解竝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巳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巳猶戊

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在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曰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忽忘也書至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形音弋中反祖巳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日成三德師古曰解竝在谷永傳即飭

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救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

李以尾字屬上為讀

紀宗本作祀疑後

仲馮曰祖已言非止以戒後宮也帝言緣祖已言言即飭掖庭椒房耳雖休勿

休又非祖已時言也

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于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巨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

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各損

仍因也買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閭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

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母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減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減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巨息眾謹師古曰謹謹眾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諛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師古曰謹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曰及親屬在山陽郡都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嬖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嬖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誑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嬖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媒汗也諄音布內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殿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

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拓觀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鉅斬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內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

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不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益失之矣每進見上疏

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

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

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師古曰踰與踰同

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

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

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已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是上是不臣也如其無

知懃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婕

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今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厚也。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繫息兮申佩離且自思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曼曰：書云：紉雞之晨惟。家之素喻婦人無男事也。哀哀閨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師古曰：貞娥皇英女英堯之一女也。女妻

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痛陽祿與柘館

今仍繼祿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于此館皆失之也。師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晝莫而昧幽師古曰：晝與暗同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

奉其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

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酒音願歸骨於山足

兮依松栢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潛玄宮兮幽且

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蕤兮

綠草生師古曰：沿水氣所生也。萋萋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覲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

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

今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邶風：刺妾上僭夫人失至成帝

崩健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嫺

各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與娛同

曰此虞

善華不滋謂無實也即生而後失之意

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宗

被音皮

義反

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陰也。

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闕也。音工熒反。

師古曰：沿水氣所生也。萋萋。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虛也。音空。音妻。

曰權疏檻也。音來東反。冷音零。

絲音于賄。反絲音蔡。

師古曰：雲屋言其黶黶狀若雲。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也。黶音徒。感反。黶音徒。對反。

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鬣如淳曰：以瑋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

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

師古曰：綠衣詩：邶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嫺各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與娛同。

曰此虞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

呂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指即髹聲之轉重耳髮字或作髮音義亦與髮同今關西俗云黑髮盤朱髮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田璧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鈺若重鈺之形也其鈺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鈺音工流俗讀之音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

竹亮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

善鄉晨傅綉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鄉傅讀曰附綉古誇字也贊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誹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師古曰業音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斯

原父曰是時孔光為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此則衍也相大司空空五字也

也皆不言其姓

○即其在大行
前拜受丞相博山
侯印便見孔光
傳何云未拜

御史中丞在殿中
蕭臺周禮小宰掌
建邦之官刑以治王
宮之政令凡官之糾
禁鄭氏曰若令御史
中丞蓋漢官中事
皆御史中丞所掌
故用其印封
亭林云丞知是何
等見也言歲之以
辨是男非如注說
○案何等見是封
上誰見之文恐如
類注

亭林云奈何句
謂何道令太后
得聞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徧臧兼等皆曰
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
宮人自

相與為夫婦各對
食甚相妒忌也
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
古

曰乳產也音而
具反下皆類此
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
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今之
算勝耳綈音大奚反
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
之衣也音苞 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
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
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牘 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雷意
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
音丑庚反字本作瞋其音同耳 武巨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
音於禁反 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蹠書孟康曰蹠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
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 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
讀曰汝 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領前侵下而
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 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
今人言險不殺耳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
謂太后 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詔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
罪過也女讀曰汝 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
出至外舍死也 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
曹輩也 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
縛之繆鄭氏曰 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
謂張棄也 宮長李南以詔

自縊也師古曰繆
絞也音居此反

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御幸无延二年襄子師古曰襄本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

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二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宮中來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女下亦同今美人

有子竟負約請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巨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曰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

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嬖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嬖嬖音麗詔召入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梓宮木人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呂大婢羊子等賜予

業等各且十人呂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呂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即上吳恭

西京騎王根。
大臣貪庸
之効如此
王根曰為利
受之陶賂
遺矣况攻發
趙氏哉

原父曰此為
作此

呂成公云
甚非先帝
託後之意也
遂不竟其事

耿育探哀帝方
懷趙氏樹置息
故創邪說以翼
奸耳
呂成公云耿育
謂知體矣

李云狂悖至此

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

者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者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呂為當曾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子之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呂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羣下寒心非所呂懲惡崇謹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呂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

下亦聖人法禁古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呂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呂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呂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呂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

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代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

援首爰

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開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巨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巨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扶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匡扶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谷隨指阿從巨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許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許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

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巨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謁也濁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也師古曰鏤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憚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但當申明其
語如至尊之効
臣衡耳

謀之依
宋改

涎在涎

卽位立爲僖仔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
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僖仔及馮

捷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呂二人皆有子爲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呂印綬在捷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曰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

定陶王師古曰更
音上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傅闔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
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

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水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水正統當其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小養太子獨不得

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帝望
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

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

前定陶恭王為
王鳳所排不得
由京師故傅后
重賂根以求為
漢嗣

長信王太后也
中宮趙太后也

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
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
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太后為皇
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
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竝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
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
子孟子喜孟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
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
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
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

以妾子嫡自此始。
按元后本無邪謀
後以哀帝背本傳
太后臨恐待以不
堪故一朝盡以大權
歸莽不以他姓承
之遂使平帝幼
稚孤立得成廢
之篡奪一謀耳

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
馮太后竝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
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嫗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亾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壘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壘綬消滅徙共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日反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

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

尸火出燄四五丈師古曰火音戈瞻反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則葬及丁姬三字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傅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御土投

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墮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按事在元始五年其明年莽居攝矣

原又曰丁姬已葬定陶矣何得始云及丁姬歸定陶云云而葬丁姬復其故明開冢但取其壘綬而共王母徙歸定陶丁

亭林云於沒句謂合葬澤陵配食元帝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拉食師古曰坐音材卦反諄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捷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捷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能佚出圈。師古曰佚攀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捷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被害之根

李云即平帝耶

解穰而解之恐當為如字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捷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捷仔男立為信都王尊捷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青之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音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虔誤也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李云傳之得莽報也宜哉

平帝初立但罪張由史立不聞退復宜柳爵邑及孝王后中山太后之号蓋以王氏自鳳廢王与馮氏有怨故也使宜柳

平帝時尚在必得莽所深畏之夷賊不能刻復矣
懲丁傅者太后之意假以顯國權者莽之私其后不惜一字益堅大虐矣
仗蓋弟衛氏而孝平遂在莽股掌之內無所顧忌矣

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各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

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蕪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曰刺治謂箴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

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

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

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

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艾也以帝為成帝後

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

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

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高也食邑各

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祭祀絕廢謂徒
定陶王章為信
者也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傅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譖位號師古曰諱違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侮古侮字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天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

宗作精魄

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
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唯衛后師古曰中山王莽篡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李云此處只消得
莽女也三字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各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各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績績
之若今之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
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恭第以豐歆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登車

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駟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歲為人姪嫠有節操師古曰嫠順也嫠白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

令立國將軍成新孫建世子祿節將鑿往問疾師古曰

後大怒觀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

投火中而死

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已見漢家自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豈非不同之師古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錄至微而體至廉師古

窮富貴而不巨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

皆天折不棄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巨能全其餘大者夷滅

小者放流鳥噉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呂成公白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史許不敢縱恣亦誣矣蓋寬饒等皆望也惟恐有大於此者乎

三月有見

官乃是馬官也

獨提王莽起事乃高以太后當後十年漢兵誅莽為合傳首尾閉鍵黃云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誣耳事情雖有不同要之同歸于覆其族吁可懼哉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鏡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師古曰齊師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呂為氏師古曰濟南之地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適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呂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漢書九十八 卷之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 顏師古注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 舜起媯汭為姓 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 是為胡公 十三世生完 完字敬仲 齊師古曰齊 建為秦所滅 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興安失國 齊人謂之王家 因呂為氏 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 生賀字翁孺 為武帝繡衣御史 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 及吏畏懦 適當坐者 翁孺皆縱不誅 它部御史暴勝之等 奏殺二千石 誅千石 呂下 及通行飲食 坐連及者 大部至斬萬餘人 語見酷吏傳 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

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至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傷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李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曰妒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已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惑不副皇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

御即呂為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夜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鷲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

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其在成紀元帝不呂為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呂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

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

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弗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子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師古曰顧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李以官字屬上為讀

李云堅米之勝

李云劉更生所以痛哭流涕

李云比之魏晉際齊為炎而鳳其懿矣

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呂往事為繼介師古曰在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屯謂晏駕也爾長畱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顯示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

矣字疑有脫誤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

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曰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

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

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

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

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顯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

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昌

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

肯詘節隨鳳委曲率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

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在身

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曰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子或它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曰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辭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

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

也無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曰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

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母召見上輒辟

左右師古曰辟讀日關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

側聽具知章言曰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駑愚戇得曰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音語鳳此人情能勸之以道而不貪富相之寵則庶乎君子矣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

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曰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

臣曰非林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曰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

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措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今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曰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察屬者皆得大官又曰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曰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李之深德其意家也按鳳和心固然盜亦有道音味遠莽孤露皆保附名義故且以恩惠奉特權自固若音自代託莽帝后於王氏私計鳳可謂知矣安禹驕泰輕易宗霍皆蕩覆不從踵音莽一以證飾以恭儉可以克應梓樹之詳也。鳳宗子也可以教乎諱本庶孽緣恩澤得封侯不事長內行先兼使使東政必凌侮同列怨天下先丁博而敗史家之言固不可使知其也雖然音教

鳳不為非者音子愛之於莽則又昧於與君不從也之義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

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與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巨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師古曰救整也臣敢尸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

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揖同濯與權同也目所以行船也令執輯權人為越歌也輯謂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瑣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瑣說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一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淺弱日久師古曰淺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此音必寐反常

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

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召為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

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策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呂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李兆難之晨厥罪通天

又云何悔有哀哉辱亦

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蓄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亦曰為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呂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呂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二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曰為尚書蔽上雍

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

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員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呂外親繼父為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呂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呂

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

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

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

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

根与况至聘取掖廷女子皆不謹初之効也

楊宣之言固居婦人仁然使哀帝不任董賢帝卒之際王氏

第宅一作室第

無以乘機竊柄
則甘之不以娛
東宮何嘗非
厚道哉

復封商後為
可已矣

傳昭儀傳所
謂有首病也

原父曰帝年九
歲行年字

以下摭叙委政於
莽以後莽所以媚
悅太后之事非
在元始四年後
也

仲馬曰言郊不
必千里也郭概
里馬馬之近

呂成公曰傳曰
沒行媚于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而虐弄
於田王莽不學
寒溫而暗與
合豈真臣授
受一道耶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曰承天序聖策深遠恩
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
曰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
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
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曰避丁傳

延陵平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
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

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曰莽為大司
馬與其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

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
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

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
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

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
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

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
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

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
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
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迺

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
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

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
苑有繭觀蓋繭繭之所也率皇后刻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
桑也遵循也

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
殿在未央宮水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
各也在上林中登長
平館師古曰在
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
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
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
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
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

百符云
延陵成
帝後也

原父曰
年九歲
行年字

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苟弄兒

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下相

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颯令宰衡安漢公莽踐

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

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

者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

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太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即天子位因

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

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莽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

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廼爲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

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詣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

仲馮曰當云新
室文母皇太
后。
揚于新室字
疑衍

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

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對之辭也莽因曰此詩德

之臣也師古曰諄非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

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

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

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其具之祥師古曰其音居用反

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

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

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

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篡食堂孟康曰篡音撰晉灼曰篡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

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

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日預言此何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

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

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

又改漢正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

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

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

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

誄是前文

後書王丹別
是二人

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
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
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
更持國柄師古曰更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

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漢書九十八

